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出版集团重点扶持项目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

主 编 傅 谨

本卷主编 陆 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出版集团重点扶持项目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

主 编 傅 谨

本卷主编 陆 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话剧百年典藏. 作品. 第6卷, 1950~60年代/傅谨主编; 陆炜编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0759-9

I. ①中… II. ①傅…②陆… III. ①话剧—戏剧史—中国②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6608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76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36.125 插页 3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59-9

定 价 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傅 谨

19 世纪中叶,西方侨民把话剧带入中国,数十年后,几乎是踩着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门槛,话剧开始为中国人接纳。当中国人开始面向中国观众演出话剧,并且用话剧演绎中国故事时,它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中国戏剧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戏剧史历程中,话剧并不只甘心于成为各地数以百计的多剧种中的普通一员,它从出现到成熟,其过程与影响均十分引人注目。话剧一方面迅速融入中国的文化语境,为中国增加了新的戏剧样式,出现了许多优秀剧作;另一方面,更在中国的戏剧观念与理论领域,成为西方异质艺术文化移入的代表,对中国传统戏剧带来重大影响。回顾话剧进入中国短短一个世纪的历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话剧传播的范围和地位足可与其他历史远更悠久的本土剧种相比,甚至有以过之,而且它强势楔入中国戏剧引发的各种变化,且早就无法磨灭。

20 世纪中国话剧的传奇经历,就浓缩在这套十五卷的《中国话剧百年典藏》里。本书是我国话剧百年发展历史的纵向呈现,也是话剧创作成果和理论积累的集中展示。全书分为剧本、理论资料两大部分,其中前十卷是剧本,后五卷是话剧理论与资料汇编。

如前所述,本书的前十卷,是 20 世纪中国话剧最具代表性的剧本的结集。这些剧本的遴选,主要由陆炜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刘叙武负责,而遴选的原则以及重点,我和陆炜教授一起经过了多轮反复讨论,最后才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我们经过细致沟通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本书既名为百年中国话剧典藏,那么,收录在本书中的剧目,就需要做到既体

现中国话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同时还要通过它们展现 20 世纪中国话剧发展的基本路径。因为需要同时兼顾历史与美学这双重视角,因而具体的选择标准,就必须因应话剧发展状况的变化而有所偏重,在不同历史时期,遴选的标准不得不略有出入。读者和话剧史家们可以看到,最终选择收录在这十卷里的,既包括了话剧史上有价值、有地位或有反响的剧本,同时也有在某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在话剧草创时期,人们对“话剧”的文体的理解还不够统一和成熟,假如按中国话剧成熟期的标准看,假如完全拘泥于剧本的文学水平这单一的标准,其中绝大部分剧目恐怕未必有入选资格,然而,如果缺少了这些剧目,话剧的发展轨迹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同样,又如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主要的话剧作家和演员多数集中在国统区,或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但东北与华北等沦陷区,包括上海租界沦陷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话剧创作与演出仍不能忽视。尽管因前人的研究十分零散与有限,那个年代的资料保存发掘工作也很不理想,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相当部分的标志性作品,以开拓话剧研究者的视野。还有同样特殊的“文革”后期,话剧完全成了政治权斗的工具,但毕竟这是中国话剧百年里走过的一段路程,也应该收录其代表作品,以确保话剧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进程的完整性得到充分呈现。

我们把所有这些剧本分为十卷,基本上以十年为一卷,但也并不完全如此机械。剧本的前后顺序大致依据发表与演出的时间排列,其中偶有少数剧本,演出时间在前而剧本整理或发表的时间在后,考虑到戏剧的特殊性,还是以演出时间为主要的参考标准。尤其是从 19 和 20 世纪之交话剧初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段时间,受京剧演出体制的影响,话剧的演出剧目主要是幕表戏。近代以来,京剧等剧种的城市演出,尤其是新编剧目中,出现了大量幕表戏。所谓“幕表”,是一张包括分幕和分场、上场人物及每场所用的道具等等在内的简单表格,京剧行内有专门的后台经理(类似于现在的舞台监督),演出之前他要在后台贴一张这样的幕表,用于分派角色和提示服装、道具等部门的职员。早期话剧的演出经常是这样的,由于幕表戏的编戏师傅只给演员提供一

个相对简单的故事梗概,具体细节和剧情推进完全依赖演员的自由发挥,虽有许多精彩的演出,却没有成型剧本,当年的演出情形与剧目的具体内容均难以保存。20世纪50—60年代,研究者们根据当事人的记忆和吐录,重新整理了早期话剧幕表戏的某些重要剧目。这些剧本成文的时间很迟,但是从戏剧的角度看,它们当年的演出比其后复述整理的文字形态的剧本更具有话剧史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理应按其演出的时间安置,因此,这些剧目均依其上演时间收录在前几卷。诚然,这些剧本成文的时间与实际演出的时间的跨度达数十年之久,如果说它们无法真正复现当年演出的原貌,那是可以想见的;而且幕表戏的演出既无固定剧本,每场演出均需依赖演员的即兴发挥,所以同一剧目必然有截然不同的版本,所记载的只能是近似于其中某次演出的内容,后人只能通过剧本大致了解当时话剧演出的状况,不宜胶柱鼓瑟。其实,同一剧目的剧本有不同版本,恰是戏剧的常态,即使是那些先创作完成再交付排练演出的剧本,也难免会在排练演出过程中有所改动。如本书所收录的剧本,就既有文学本,也有演出本,从中也可见出戏剧行业文学与演出之关系的复杂性。

本书的后五卷是理论和资料。理论卷一到四,仍按照时间顺序,搜集了20世纪各年代话剧发展和理论探索的重要文献。这四卷分别由王凤霞、王桂妹、胡志毅和周靖波、陶庆梅担任分卷主编,他们都是对所负责的那一阶段的话剧历史与理论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各卷选择收录哪些文献,主要由他们决定,我只是在最低限度内提供过些许参考意见。其中理论卷一所收录的是话剧草创时期的文献,话剧的理论研究当时还只有雏形,有关早期话剧演出的记录却弥足珍贵。所以该卷的内容略有特殊性,主体是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早期话剧的演出资料。顺便提及,话剧界一般把早期话剧,即“话剧”定名之前阶段的演出均称为“文明戏”。从理论卷一所收录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引进并演出话剧的先辈们从来都只称早期话剧为“新剧”,极少使用“文明戏”这个称呼,后人理当给予这些当事人起码的尊重,纠正以“文明戏”作为早期话剧统称的错误用法。^①

最后的理论卷五名为《百年话剧记忆》，由我自己负责选编，这一卷不只是前四卷的拾遗补缺，我尝试着在百年话剧发展历程中选择一些重要和不同寻常的事件，集中、成组地收录与之相关的文献，提供给研究者和话剧爱好者。该卷或可名为“话剧记忆”，意思是说，或许这些涉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敏感话题的资料，多为话剧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我期望这一卷的内容，能让我们对中国话剧的历史有新的认知视角，尤其是能让后人记住这些独特的历史片断。

20世纪中国话剧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区区这套十五卷的《中国话剧百年典藏》，当然无法将百年话剧发展历程中值得典藏的所有剧目与文献全数容纳在此，我们的希望是，这里已经收录了20世纪中国话剧进程中最重要内容——或有遗珠，不妨待来日重新修订时，再加增补。至于坊间已有的各种话剧剧本或理论的选本，不同的选编者自有不同的偏好与思路，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定的重合，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其中固然体现了趣味的差异，更体现出不同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无论是剧本还是理论资料，如果说这个选本有其特点，那就是我们尝试着要回到话剧本身，从这门艺术出发总结它的百年历史。换句话说，希望把话剧从社会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还它本来的面目。假如可以把每个剧目和理论的选本都看成某种学术思考特殊形态的结果，那么，我们不妨把这部《中国话剧百年典藏》看成一部全新的中国话剧史的雏形。而在我看来，基于这部典藏的中国话剧史，或许更接近于“话剧”的历史，而不是话剧被外力所操控的工具史。人们并不难从中找到新的历史线索，还有对中国话剧发展进程新的历史把握。

其实，这才是我们这部典藏想达成的最重要的目标。

① 有关早期话剧恢复“新剧”这一称呼，而不宜称为“文明戏”的具体论述，参见拙文《关于早期话剧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

编选说明

20世纪50、60年代的话剧,对于大陆来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话剧,俗称“十七年时期”的话剧。因为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大陆文化形势大变,话剧创作基本停止了。对于香港、台湾来说,本卷涉及的时间段延续到60年代结束,但由于发展状况的原因,入选本卷的港台剧作很少。

对于大陆的话剧人来说,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一段回忆起来美好的日子。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话剧人才基本上都留在了大陆,话剧团队和文工团队的话剧人才经过重组整合,建立起了约一百个话剧团。每个省(包括西藏)都建立了省级话剧团,重要城市则有市级的话剧团,它们全部由国家经费供养,大部分还有自己的剧场。于是原来颠沛流离的话剧人有了稳定的编制、安定的生活,话剧事业进入了正规建设的阶段,话剧人开始了可以专心研讨剧场艺术的生活。

然而话剧的创作比之40年代却明显地“退坡”了。这是因为与上述情况一体,建立起了艺术的“体制”:剧团归政府文化部门领导,文化部门归党的宣传部领导,艺术生产被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被置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之下。于是,创作的自由受到束缚,话剧创作长期难走出“跟形势,赶任务”、“公式化,概念化”的轨道。

由于上述原因,话剧事业比之40年代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只许歌颂不许暴露,剧作是一片歌颂新社会的面貌,罕见揭露问题、批判现实的作品;二是40年代的剧作家进入新中国正是年富力强,却绝大多数停止了创作。于是新中国话剧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呈现出两个特点:一,重新经历了由独幕剧到多幕剧的过程,在50年代前期

出现了独幕剧创作的热潮,到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多幕剧的技巧才普遍成熟,60年代中期即“文革”开始前几年话剧创作才比较繁茂。这是因为创作队伍的更替,不能不经历一个技术成熟的过程。二,剧作内容跟着政治形势走,50年代初期是歌颂土改、宣传婚姻法、反映抗美援朝,50年代中期是歌颂合作化,1958年是反映大跃进,1962年10月之后是大写阶级斗争。十七年中虽有1956至1957年上半年的“百花齐放”时期和1959年到1962年的“文艺政策调整”两段创作氛围比较自由的时期,但前一段只产生了极少的脱出正常轨道的作品,后一段则调整艰难,还没有产生出什么优秀成果就结束了。

上述状况必然影响剧作的质量,但二十年中的创作挑选出一批反映这个时代的、比较优秀可以传世的作品还是可以做到的。实际上,由于这时期不像40年代那样好作品众多,入选的作品反而大多都具有别无二选的极大的代表性。这些突出的作品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于创作时机的特殊性、题材或角度的特殊性,能够极大程度超脱于时代局限之上的作品,另一类是虽然时代政治特征明显,但能坚持艺术规律,质量较高,具有反映时代的代表性价值的作品。前一类如难得的讽刺喜剧《新局长来到之前》、作为儿童剧代表的《马兰花》、产生于“反右”之前的所谓“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布谷鸟又叫了》、因纪念关汉卿的国际活动而创作的《关汉卿》等。后一类如《妇女代表》《茶馆》《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李双双》等。

目 录

妇女代表	孙芋(1)
万水千山	陈其通(37)
新局长来到之前	何求(155)
马兰花	任德耀(177)
布谷鸟又叫了	杨履方(233)
茶馆	老舍(311)
关汉卿	田汉(373)
楚汉风云	李曼瑰(473)
槐树庄	胡可(549)
赫哲人的婚礼	乌·白辛(647)
陋巷	姚克(749)
霓虹灯下的哨兵	沈西蒙执笔 漠雁 吕兴臣(825)
千万不要忘记	丛深(909)
李双双	邵力(999)
红鼻子	姚一苇(1067)

妇女代表

(独幕剧)

孙芋

孙芋(1921—1996),原名孙鸿杰,吉林榆树市人,大专学历。做过日文翻译、记者,后任东北文工团编辑科科长、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编剧,“文革”后任《电视与戏剧》副主编等职。话剧作品主要有《取长补短》《妇女代表》《美与丑》《青春的伙伴》等。

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话剧独幕剧繁茂,被称作“独幕剧创作的黄金时代”。其中,表现妇女的觉醒和成长的作品数量很多,取得成就也较高。《妇女代表》是其中的佳作之一。

《妇女代表》曾获《剧本》1953年全国独幕剧征稿一等奖,在国内被移植成二十余种地方戏曲公演、出版;英译本曾在美国、波多黎各等地演出。剧本初载《剧本》1953年3月号。

时间：一九五二年冬天。

地点：东北某农村，农民王江的家里。

布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左边有门通外屋，门旁放一水缸（因冬天防冻故放屋里）、碗橱子；右边有门通里屋，门旁靠墙放着一张有抽屉的地桌，桌上有掸瓶、帽筒等常见的摆设，桌旁有椅子；正面窗下有炕，炕头有柜、被格，炕上放个火盆。

人物：张桂容——年二十六岁。村中新选的妇女主任。

王江——普通农民。张的丈夫，年二十七八岁。

王老太太——桂容的婆母，年五十余岁。

翠兰——村中的姑娘，年十七八岁。

牛大婶——旧产婆，年四十五岁。

[幕启：场上无人。翠兰由门外喊着急入，她怀抱着一小捆稻草。

翠 桂容嫂子！桂容嫂子！（进屋。没有见人，又喊着向里屋走）
桂容嫂子！桂……

[王老太太急由里屋出来，示意翠兰勿喊。

老 （略有嗔意，压低语音）你喊什么？！别惊醒孩子。

翠 （心里有事，不以为然地）王大娘，桂容嫂子呢？

老 她挑水去了，就来。（冷冷地）你又找她干啥？

翠 我告诉她，到处匀也没匀来好稻草。

老 稻草？什么好稻草？

翠 我们副业组织草袋子用的稻草呗！预备了一垛，这两天分两班贪黑起早地织，没几天把稻草都织尽了。桂容嫂子叫我到后街去匀去，跑了好几家，好的都烧火了，就有一家剩下些这么短的。

老 （淡淡地）没有就拉倒呗！还总得你们张罗。

翠 （认真地）你看，下晚这班就没有织的啦！

老 没有就收拾了得啦！还总得织那个玩艺儿！

翠 大伙干得正心盛的时候，哪能收拾了呢？（放稻草在椅子上）
桂容嫂子跟我们说，把这些草袋子交上去，还要跟合作社订合同呢！

老 （絮絮叨叨地）她啥都想干，白天织那玩艺儿，下晚还上夜学，在家里待一会儿都难受，你们怎么爱听她的？！

翠 我们选她当代表当主任，就是叫她领导我们生产、学习嘛，怎么不听她的呢？！

老 （不满地）我真不明白你们这是为的啥？你们哪一个家里是指着你们吃呀还是指着你们穿？死冷寒天的，一个姑娘家也出去张罗。

翠 （解释地）这阵儿正是送公粮用草袋子的时候，多织点对国家也好。还怕挣钱多吗？

老 （不耐烦地向里屋走）往年没你们织草袋子，人家公粮也一样送啦！（进里屋）

〔翠兰望着王老太太的背影想追上去说什么，见她进里屋，遂又转身回来。〕

翠 （气不平地）这个老太太！

〔外边门响，翠兰过去掀开通外屋的门帘，桂容担水进来，放下扁担。〕

容 你匀来稻草了吗？

翠 那几家种稻子的人家我都去啦，就有一家还剩了点这么短的（指稻草捆），别人家都烧火啦！

容 （过去拿起稻草看）这么短，还净茸的，织草袋子哪行呢？！（又放椅子上）

翠 不行咋整？后街再没有谁家有啦！

〔桂容将水倒入缸内，沉思良久。〕

容 有！

翠 谁家有？咱们多匀点。

容 我们家就有！

翠 你们家没烧了啊？

容 没有，打上月咱们织草袋子，我看着我们稻草好，我就没舍得烧，净烧豆秸啦！

翠 （高兴地）那更好啦，你们今年的稻子比谁家的都强。我就叫常玉成的车来拉得啦！（翠兰欲出，桂容唤住）

容 你等一会儿！

翠 他的车送公粮回来了，我都说好啦，他先给咱们拉稻草，接着就往合作社送草袋子。（翠兰欲出，桂容拉住）

容 这我知道，我是说稻草这个事，还得问问你大娘。

翠 （大声地）问不问也一样，反正咱们是花钱匀。

〔王老太太由里屋掀帘出。〕

老 保儿他妈呀，咱们那点稻草你可不能随便动。

容 是副业组买草织草袋子，别处买不着好的啦，跟咱们匀点。

翠 我们交了草袋子给钱呐，不白使。

老 咱家也不指着那两个钱使，大冬天的稻草干啥不好使用。再说，你大哥走时候也没留下话，别人可不能作主。

容 织草袋子也有咱家一份，那稻草咱烧火都糟蹋啦，还是拉去织草袋子吧！

老 （责难的口吻）这事可不能由你啦！保儿他爹走的时候告诉又告诉，不叫你出头管外边的事，你一点也没往心里去，就这样他回来我还得落埋怨呢！你还想往外头拉东西？你可少给我惹乱子！（转身往里屋走）

翠 等我大哥回来“炸了”^①有我！大娘，你先叫我们拉去得了呗！眼看着没织的啦！

老 没织的就快点收拾了！你们消停地回家待着，大伙都省心。（进里屋）

① 炸了——发火的意思。

翠 (与桂容对看一眼)真别扭,气死我啦!(生气地将椅子上的稻草捆打落地上,一转身坐下)

容 (想了半天。走近翠兰,拍翠兰肩)翠兰,你别着急,咱们再出去看看。东头老李家种过五亩稻子,你去看看还剩稻草没有?我到西头老黄家去看看去。

翠 也不见起有。

容 没多有少也行,问问就回来。

翠 走吧!(同由外屋门下)

[稍停,牛大婶由通外屋门探进头来,然后悄悄地走入,四顾无人,向里屋唤。

牛 王大嫂!王大嫂!

[王老太太由里屋出。

老 吆!是他牛大婶,快坐下,快坐下。(让牛大婶坐)

牛 (不坐,关心地)大侄子回来了吗?

老 哪回来啦!?他放木头到大山里去啦,快三个月了。

牛 东头跟他一块去的人都回来啦,他说大侄子也回来了嘛,他们在站上分的手,也许是他落在后边。

老 那也许是。没听说咋样?

牛 听说他们都挺好。

老 (推牛大婶坐)快坐下歇会儿。(装烟递给牛大婶)你这些日子咋老也不到我家串门?

牛 唉,我躲你这媳妇还躲不过来呐,我哪能来串门!

老 (不解)怎么?你躲她干什么?

牛 (欲言又止,低声地)刚才是她跟翠兰出去了吧?

老 是她们俩。

牛 (放了心)唉,这两天我就想把根本来由跟你说说,我又不想现在不像早先了,早先是婆婆能管媳妇,现在你这当婆婆的也作不了媳妇的主,也就没来。今个我听说你儿子回来了,我这才来了。

老 他牛大婶,你是为的啥事呀?

牛 咱们一个村住了多少年，又是老亲，我该说总得说呀。前几个老于家孩子闹病，请我去给瞅瞅，我给拾掇拾掇，扔下了药，不怎么叫你儿媳妇知道了，说我治的不好，劝老于家把孩子抱区上诊疗所治去了。这还不算，还把我给留下的两包药拿走了。唉！咱们是“亲戚里道”的，你说叫我说不个啥？

老 (气忿地) 我们这媳妇，就是“傻狗不识臭”，人家上边怎么告诉，她就怎样干。

牛 唉，人家别人当主任的时候都没管，换上了她就管得这样宽。

老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牛 大嫂呵，你也知道我，家里指着我养活。老于家这份药，是我到手的钱，她给我搅“黄”了。

老 她牛大嫂，你别生气，等会儿她回来我叫她把药还给你。

牛 她还能听你的吗？

老 啊！——我儿子快回来了，这回可不能依着她啦。

牛 (高兴地) 那好啊！(解释) 唉，她是个主任，又是大伙选的，她要公事公办我能怎的？也就得找你跟你儿子来，你跟侄媳妇说说，叫她往后给我留一面，这“公门中好修行”啊！她高高手我就过去啦！

老 (自负地) 往后我可不能再叫她给我惹事去啦！等我儿子回来，就叫她把这个妇女代表又是主任的都给我退了。

牛 那倒也……

老 要我儿子在家管着她点，这个代表她也当不上。

牛 对！“帅不离位”真不假，看你们这“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笆”了，这回老猫一回来……(外边门响，一惊。低声地) 你媳妇回来了？！

[桂容拿一捆较长的稻草进来。]

容 牛大婶来啦。

牛 呵。

老 保儿他爹要回来了，你知道吗？